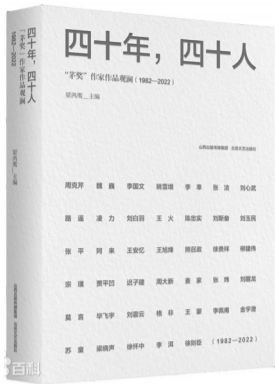


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面影

□韩玉峰



2024年1月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梁鸿鹰主编
《四十年来，四十人》

2024年1月，一部装帧精美、内容厚重的图书与读者见面，即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年来，四十人——“茅奖”作家作品观澜（1982—2022）》。该书通过重温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代表作品，把脉其创作整体风格，解析其文学创作，力图形成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新貌。

《四十年来，四十人》收入了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80位评论者对40部“茅奖”作家获奖作品的评论，所涉作品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东方》，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李準《黄

河东流去》，张洁《沉重的翅膀》（修订本）《无字》，刘心武《钟鼓楼》，路遥《平凡的世界》，凌力《少年天子》，刘白羽《第二个太阳》，王火《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白门柳》（一、二），刘玉民《骚动之秋》，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熊召政《张居正》，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记》，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湖光山色》，麦家《暗算》，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李洱《应物兄》，徐则臣《北上》等。这些作品多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重要长篇小说，大都为读者耳熟能详，其中大部分改编为影视作品等多种艺术门类，受到广泛好评。40部作品引人入胜，每部配发两篇评论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鲜活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读者打开书页，可以读到当年茅盾先生写给中国作协的一封信。茅盾先生在信中写道——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13天后，即同年3月27日，茅盾先生驾鹤西去，这封信和“茅奖”的设立，反映了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中国作家协会设立茅盾文学奖，以奖励长篇小说创作，自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出，距今已经过去了40余年，设立茅盾文学奖对赓续和光大包括茅盾先生在内的现代文学大师开创的伟大文学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茅盾先生是著名的大作家，也是杰出的文学理论评论家，他的理论评论中外融会贯通，注重文本分析，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1949年他在筹划和主持《文艺报》的时候，曾代编委会起草了《发刊词》，发表了文学评论《关于〈虾球传〉》。茅盾先生在大量行政工作之余，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评论文章，包括在《文艺报》连载的《夜读偶记》等。发挥理论评论的作用，辨析思潮、引领创作，对优秀作家作品及时开展评论是《文艺报》的一个重要优势。《文艺

报》从2019年开始设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题，刊登在“文学观澜”专刊，意在通过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创作的回溯性专题研究，总结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经验，以启示未来，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

《四十年来，四十人》可以说是抓住了好的选题，内容挖掘深入，编排设计精当，宗旨明确，着眼于鉴赏作家的代表作品，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平。本书收录文章对“茅奖”作家作品进行筛选式评论，较全面反映了“茅奖”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发展的历史面影，从整体上看是中国长篇小说在新时期40年间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80位评论者以当今的文学眼光回顾和评价获奖作家作品，实事求是、理念鲜活、知常明变、守正创新，对读者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其一方面立足当下文学现场，对获奖作家作品的再阐释、再研究、再筛选，为获奖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从文学普及意义来说，为广大读者进入获奖作家作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鼓励大众了解文学、走进文学、热爱文学，进而推动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驶过历史瀚海，点亮孤城

□周倩羽



2024年1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误入孤城》
陈河

从异域题材到军事题材再到历史题材，出走半生之后，陈河的目光重新聚焦于故乡温州。川流不息的瓯江水，让他汲取了《布偶》《红白黑》《涂鸦》《蜘蛛巢》等作品的创作灵感，但《误入孤城》却是陈河在温州记忆之河中打捞到的一条大鱼，它曾经斑驳的鳞片由隐渐显，成就了一次完全洋溢着故乡气息的精神游弋。

这场游弋以作为外乡人的西北战士，军

阀潘师长的司机——马本德的视角切入。小说中，他带着师长的亲笔信，驾驶一辆梅赛德斯越野车，千里奔赴到W城，只为寻找师长女儿潘青禾。随着马本德和汽车的一同“误入”，历史的车轮飞速转动，故事随即展开了对清末民初时期温州现代化进程的书写。字里行间，公路桥梁翻越群山，电器电灯照亮全城，“海晏号”游船熙来攘往，商贾百姓、军人政客等人物悉数登场，上演一场场奇特蓬勃、惊心动魄的历史剧集。

清政府的倒台、北洋军阀混战、残酷的抗日战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虽重如磐石，但是在作家神奇有趣的描绘里，故事却足以变成翱翔空中的白鸽、漂于海面的轻舟。小说中这一虚实相融的历史观，正与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提出的“轻逸”说，含有异曲同工之文学趣味。

《误入孤城》的轻逸感，率先来自小说中奇特的文学形象。不难发现，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都极具现代性，循着马本德陌生化视角，我们在看待温州时满怀好奇。远道而来的马本德身上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却不是困囿于群山环绕的鲁莽蛮夷。他带着对师长及其女儿的忠诚，拆卸汽车跋山涉水来到W城，又“反客为主”投身于那里的公路

和桥梁建设，误打误撞中凸显传奇色彩；师长女儿潘青禾不再是安于宅邸的单纯少女，而成了大胆追爱、普济苍生的新文化女性；柳雨农在灯火辉煌下左右逢源、志存高远但又急功近利、如履薄冰，于新旧变革之间摇摆不定；小说中甚至还有作为文学人物出现的朱自清，带着学生们春游写文章……

在《误入孤城》里，不同阶层的人只需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便可建立对话联系。身与身的性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冲动；新旧思想与血缘族群的碰撞，衍生出复杂深厚的爱恨情仇。小说人物焕发的精气神、旺盛的生命力和温州城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一组巧妙的互文关系。如果说，人物为小说在台前搭建了一座看得见的城市，那么在潜藏的幕后，陈河则苦心孤诣构造了一片可供人物自由穿梭的历史瀚海。这片瀚海既是清末民初确切的温州现代史，又是每个人魂牵梦萦的理想空间与精神故土。

陈河为何将人物的理想与精神都投射到这段纪实又虚构的历史当中？这与作家的个人游历和文学版图密不可分。“写作其实就是写作者不断地给自己的内心图景做自画像。”在《为何写作》一文中，陈河如是说。他的文学版图彰显着行走于世界的姿态，他个人

的世界性体验让温州故事与全球文化背景相融。曾于1994年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的陈河，在走出国门、历尽千帆后再次回望故乡，就像与一位年少时期的朋友久别重逢，尤为情深意笃。如此一来，这座杂糅了粗犷与温情、琐碎与传奇的东南小城，才成了他穿越时空留载心海的精神依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马本德在误入孤城的最后，还是带着金乡族人从荒岛出发回到了祁连山。从来处来，又回到来处，小说叙事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而，书外的我们还能回到最初一尘不染的洁净故土吗？那山、那海、那些人，难道还停在原地等待吗？马本德一行人能抵达应许之地吗？时代的变迁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让最真实纯粹的灵魂居所摇摇欲坠。或许，《误入孤城》中真正实现抵达的人士，便是那位英国护士塞维新。曾几何时，她在东方传教士先贤的激励下来到W城，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最后长眠于野栀子花的芬芳。塞维新行过万水千山，只为点亮心中的孤城。这何其幸运，又何其幸福！由此观之，陈河回首温州历史、讲述城市故事的同时，更是在进行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梦醒时分，山海相接，物换星移，孤城不再。

在隐忍与低调中挤出一丝缝隙

□禾刀



2023年4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征祥评传》
唐启华

1922年6月，计划靠出售瑞士别墅收入，及先前购买之大量法国战争公债本息，到意大利罗马养老的陆征祥，发生一连串的意外，事与愿违，生活顿时陷入困顿。危难之际，原本执意从外交部卸甲归田的陆征祥改变了主意，接受了驻瑞士公使的任命。作者指出，“陆征祥同意担任驻瑞士公使，主要目的在于培德夫人调养身体，并解决益达别墅房产及经济拮据问题”。

经济拮据是晚清至民国外交官遭遇的普遍

困惑。许多人只是关注到弱国无外交，而在这一重大政治现实困境的背后，外交官常常要面对揭不开锅的巨大生计难题，只不过碍于国体，外交官们很少把这一问题公开化。陆征祥此时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迫于生计压力下的无奈。

本书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通过仔细研读近年开放的陆征祥外交史料后，还原大量历史事实，试图重构陆征祥的真实历史面貌。在许多人眼里，在民国外交名人中，顾维钧的光环显得特别光彩夺目，相比之下，陆征祥就显得更为隐忍低调，甚至是软弱。加之他体质较差，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公众脑海中的软弱形象。

陆征祥进入外交官行业，并非源自个人的人生理想，或者可以看成是他迫于生计的被动选择。陆征祥13岁进入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方言馆学习外文。或因其精于俄文，9年后便被派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任翻译。

陆征祥终究走上外交道路，更像是无心插柳。在任驻俄使馆翻译期间，他得到公使许景澄的青睐。在腐朽陈旧的晚清，职业外交官奇缺，陆征祥的无背景以及肯学上进显得特别抢眼，于是公使精心培育。说是培育，实

际只是带在身边多加历练。年轻的陆征祥就这样在耳濡目染中走上了外交道路，随着经历的增多，他的国际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及至民国初期陆征祥掌舵外交部，他终于下定决心建立更具国际视野的职业外交官团队。这在那个政权更迭频繁、兵荒马乱的时代来讲，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大多数时代，陆征祥给人的印象是言语不多，低调，甚至是软弱。实际上，年轻时他至少有两个方面显示出了超出那个年代同龄人的“血性”。一件是清日战争战火在中国大地爆发后，身在驻俄罗斯使馆的陆征祥义愤填膺，挥刀去掉掉羊。这在那个辫子喻意极其敏感的年代，其勇气自然可嘉。另一件则是他坚持与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的结合。中国外交官娶外国女性史无先例，他后来也因此被“冻结”外交工作长达六年。据称培德女士比陆征祥大许多，这同样会颠覆国人传统婚配观念。不过，这些别人眼中的困惑，并没有真正影响到陆征祥的最终决定。

陆征祥8次出任外交总长，乱世之时，还曾挑起国务总理、国务卿等重担。陆征祥多次被不同势力委以重任，既因为他具有不同

朝代的承接能力，也因为他的无党派身份，还因为他在晚清至民国初年，在中国外交方面确实有过多次抢眼成绩。他曾参与第一次海牙保和会、《中俄协约》、“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等重要交涉。他曾因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因而成为当时民众心中的“拒签英雄”。但国弱民穷，陆征祥常感乏力。他的病弱之躯，又像是他精神上无奈的内在表现。

就本书搜集的资料看，在赴巴黎和会途中路经日本时，陆征祥到底与日本是否有过私下口头契约尚不得知。但从诸多旁证资料似乎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此时的陆征祥或许动过联日的念头，这也是日方后来在多个场合对陆提出质疑的原因所在，但未必给过日本以什么实质性承诺，这也是陆征祥一到日本后便以身体欠佳而闭门不出的原因。

陆征祥曾以一句“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深刻总结了积弱积贫之时的外交辛酸。从陆氏个人外交生涯看，他从没真正放弃，从年轻时剪辮明志，到后来联美制日，拒签协议……他总是试图以微薄之力挤出一丝缝隙。对积弱积贫的中国而言，每一丝缝隙都可能成为后来通向世界的舞台。